



# 男丁督導

Male Nursing Director

文 / 鄭榮峰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

趁著天氣晴朗，離開有點亂的被窩，刮去滿腮的鬍渣，穿上已有些灰撲撲的白色制服，唉！已忘了它當時的雪白模樣……送寶貝女兒到保母家後，往熟悉的醫院奔去，沿途哼著歌，打量著周遭來往趕路的同僚們，一片雪白的制服中，我也是屬於其中——他們叫我男護士。

## 聯考失利讀護理 加冠典禮接薪火

忘記是什麼原因，讓我一頭栽進原本屬於女性的護理工作，是聯考失利、逃避兵役，還是太多的無可奈何？十多年前踏進了中國醫藥學院護理系，初入課堂，滿室竟是理著平頭跟我一樣落難的兄弟，零星點綴著幾朵紅花，是時代變了嗎？當時的我並沒有答案，憑著既來之則安之上了賊船就學會做海盜的心態，我待了下來，結果護理成了我這些年來的生活重心。

大學的第一年，並未實際體會到護理會帶給我的衝擊，我和一般新鮮人一樣恣意地享受著自由的時光，但是……當加冠典禮悄悄來臨時，穿上熱騰騰剛出爐的白色制服，全身雪白的我由主任的手別上了名

牌，瞄了身旁剛由老師為她戴上護士帽的女同學，接過學姐傳過來的薪火，我突然意識到這可能將是我未來要作的工作啊！懷著這忐忑不安和期待的心情，開始了護理的這條路。

## 自我認同 投入臨床

剛開始實習的時候，最常遇到的便是自我角色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問題，在社會風氣未開時，男護士還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，要開口向病人或家屬介紹，我是男護士時，總會換來驚訝和狐疑的眼光，甚至在同樣護理工作的學姐也常常問及你為何

原本因為「落難」才讀護理系的鄭榮峰，經過多年磨練，現在不論臨床或衛教已能獨當一面，並晉升為護理部首位男督導。



要讀護理，大多數的我多聳聳肩膀笑而不答，但心中想的是……其實妳我不是一樣的嗎？就像記憶中，電視劇裡的護士，永遠只有一句台詞：『是，醫生』，但開始實習後，才發現護士的工作還真的很多，要了解的知識和要操作的技術竟是如此艱苦，常常挑燈夜戰的問題，在晨會分享時卻啞口無言，而對病房的學姊們覺得又敬又畏，敬的是她們怎麼那麼「神」——什麼都懂，技術操作又那麼熟練；畏的是自己可能不是護理的料，然而等到自己真正投入臨床工作，才猛然發覺真正的護士是何模樣……。

## 因地制宜 男護出頭

畢業後投身這巨大的護理人力市場，從醫學中心到療養院再到區域醫院，從小護士、護理長、機構負責人再到現在督導的角色；十多年來，放眼望去在清一些色女性的工作環境中，男性同胞仍是寥寥可數，就像大林慈濟醫院，只有屈指可數幾位男護！

其實一般大眾對護理的印象總是要溫柔、細心的女性來從事才適合，而男性的粗心大意、大而化之總被護理拒於門外，殊不知在以服務為宗旨的護理工作上，性

別並不是決定因素，如何落實服務，促進病人舒適才是護理的目標，因此在選擇臨床科別時仍是有其限制，或較適合男性的護理工作，就像婦科病房多是女性病患，而男護士的存在反而造成其困擾；而一些較須機動性或體能的病房或特殊單位，對男生來說可能較得心應手；就像我當初因興趣之故選擇了精神科這份護理

工作，幾年下來對這份工作已有著難以割捨的感情，而且相信在專業方面，跟一般女性同事一樣能照顧到病人的需求，一樣能對病房有所貢獻；而男性的理性、邏輯性、果決與機動性也常使我們這團體中的少數民族，受到重視與器重。

## 起伏磨練 化為穩重成熟

這幾年從基層護理人員，到現在護理行政主管的角色，歷經多樣的起伏感受。記得剛開始要承接護理長職務時，院方的主考高專問我：你身在都是女性的環境，你的同仁要向你訴苦或密談時，你會如何處理？當時的我曾認為男生、女生還不是都一樣？該談就談，不是這樣嘛？

幾年下來，我體會到其實當時主管這麼問的用意，除了希望男性主管在隱私與尊重多留意外，也能傾聽不同性別與對象的需求。或許當年入學的三十五名男丁，現在仍有十多位在臨床奮鬥著，有的也是醫院倚重的護理人員或資深主管，有的已為人師表，化育護理的種子，看著各校陸續招收男性護生，也看著一批批男丁哥兒們進入職場，雖不是風起雲湧，但也感受到承先啓後，我想未來在醫院的路上，我想也會點綴著幾個哥兒相伴。

其實任何事業都是由人來從事的，不管是男人或女人。而護理所面臨的問題，是照護更是助人的專業，因此性別並不是從事此行業的要求因素，男護士的加入，相信會帶來護理界另一股朝氣和活力，而不會帶來太多的困擾。

或許當我穿著白色的制服，穿梭在醫院角落時，「醫生、醫生」的呼喚聲還是不時從背後傳來，我會微笑的轉過頭說：「您好，我是護士，我能為您效勞嗎？」✂

